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一

記一十三首

匏菴記



匏無用之物也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是也夫物受形於天地而繫且不能食其為物可謂至愚而微雖謂之無用不過也然人知其無用而不知其無用之用若晉叔向有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又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而匏居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等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則是匏不徒能濟難而且適宗廟朝廷之用其功不小而大即謂之有用亦豈過哉嘗因是以相天下之人能動作而食人之食者多矣求其能濟難而適宗廟朝廷用者幾人耶則人曾一匏之不若又况匏固未嘗食人之食而人反藉之以濟難用之於宗廟朝廷則無用者未必

不為有用而有用者乃歸於無用其相去亦遠矣余於栖息之所題曰匏菴因復為之記蓋匏之無用足以自況而其所以有用則非余之可及遂因以自勵焉

醫俗亭記

余少嬰俗病湯熨鍼石咸罔奏功而年日益久病日益深殆由腠理肌膚以達于骨髓而為廢人矣客有過余誦蘇長公竹詩至士俗不可醫之句瞿然驚曰余病其痼也耶何長公之詩云爾也既自解曰士俗坐無竹耳使有竹安知其俗之不可醫哉則求竹以居之而家之東偏隙地僅半畝墻角蕭然有竹數十箇於是日使僮奴壅且沃之以須其盛越明年挺然百餘其密如篔而竹盛矣復自喜曰余病其起也耶因構小亭其中食飲于是坐卧于是嘯歌于是起而行于是倚而息于是傾耳注目

舉手投足無不在于是其藉此以醫吾之俗何如耶吾量之隘俗也竹之虛心有容足以醫之吾行之曲俗也竹之直立不撓足以醫之吾宅心流而無制竹之通而節足以醫之吾待物混而無別竹之理而析足以醫之竹之干雲霄而直上足以醫吾志之卑竹之歷冰雪而愈茂足以醫吾節之變其瀟灑而可愛也足以醫吾之凝滯其為箏為笛為簫為箏簫為箏簫也足以醫吾陋劣而無用益踰年而吾之病十已去二三矣久之安知其體不飄然而輕舉其意不釋然而無累其心不充然而有得哉古之俞跗秦越人葦竹奚以讓為然而竹也不苦口不眴眩不滯澆腸胃不激滌五臟長公不余秘而授之余用之既有功緒矣使人人皆用之天下庶幾無俗病與明年余將北去京師京師地不宜竹余恐去竹日遠而病復作也既以名其亭復

書此為記遲他日歸亭中願俾病根悉去之不識是竹尚納我否

佩韋記

以物治物者有矣未聞以物治人者也以人治人者有矣未聞以人治於物者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謂以物治物者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所謂以人治於人者也獨西門豹有取於韋至佩之以自警其殆以物治人而人治於物者與蓋君子觀天下之物苟有益於己者雖賤且微不之弃若韋之為物非若象犀珠玉珊瑚木難之足貴重也其材不過履而已蔽鞞而已決拾而已但其性緩有似乎人性之不及豹所以取之與夫道以中為貴過與不及不足以云道豹之性下急過乎中者也故有取於韋是以其不及而濟吾之過也箕子衍三德之

疇有曰高明柔克高明剛而過中者也克之以柔所以濟乎剛而適其中也豹其能自克者與其巧於取物而善於治己者與豹之後有唐柳子厚嘗賦佩韋蓋亦有見於此矣今周京元基則又以佩韋自號元基其慕豹與其慕子厚與豹固良吏史遷獨以其一事出于俳遂寘於滑稽之列固非也然稱其治鄴民不敢欺則亦剛果彊察其性未克變也子厚急於仕進黨於叔文以汙其身卒被譴謫則亦未知所謂緩者也斯二人者果足慕乎求足慕者在孔門得一人曰仲由氏其為人勇於為善雖父兄有所不顧則性之下急者孰有出于仲由者乎故夫子嘗退之能使令名無窮元基尚慕斯人乎急於義而緩於利急於實而緩於名急於責己而緩於責人庶幾得緩急之宜以適厥中不亦善慕古人者乎其或不務出此則所謂突梯滑稽如脂

如韋以潔楹者吾何取於佩韋哉

陋清閣記

京師民數歲滋地一畝率居什伯家往往牀案相依庖廁相接其室宇湫隘至不能伸首出氣王侯第宅則又窮極壯麗朱門洞開畫戟森列所藏者唯狗馬玉帛而已二者人胥以為病海虞凌君季行官于京師家城之東南委巷中余嘗造焉引余入一閣崇廣僅丈許織筠為門連楮為幕中設一榻自琴冊碁硯之外無他物余方僑居民家坐而樂之欲遂忘去季行曰吾治茲閣有年矣子將何以名之余曰噫先生之居若公子之苟完然非小人之近帝若叔孫之必葺然無大人之高堂陋矣清哉其茲閣也夫蓋本不加雕土不加飾不已陋乎俗不能容塵不能入不已清乎合而名之曰陋清不已宜乎季行曰善己丑三

月晦日記

恥菴記

胡君彥超佳士也余得其為人已久南宮之試始見而獲交焉君間以其所號恥菴者乞為之記余未暇以為及來南都同在太學又以恥菴記為請余始欲為之然而不得其所以名菴之意何也恥之於人不一也古之人不若人則恥之聲聞過情則恥之二者君嘗有之乎吾以所見者言去年秋當大比就試京闈者幾三千人而君以第六人薦人之不若君者則多矣君何為而恥及今年太學私試君復在第一時與試者亦數百人之不若君者亦多矣君何為而耻豈真以聲聞之過情耶則君之為人吾嘗知之其問學充矣而自視若虛其文詞妙矣而自處若拙未嘗以矜能銜名也然凡試士其儕輒相謂曰彥超吾

所知今之試名氏前列者非彥超而誰已而皆驗則聲聞之不
過情也亦審矣君又何為而恥竊惑之他日以告彥超彥超曰
豈謂是哉雖然亦是之謂也夫自科舉之學興而詞章之學廢
自詞章之學盛而後聖賢之學微其弊非一日矣吾不暇遠引
他郡婺吾土也請以婺言何如前乎此者若王子充若宋景濂
若胡仲申若柳道傳若黃晉卿若吳立夫諸君子其言卓然為
一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然此固以詞章之學言也等
而上之若許白雲若金仁山若王魯齋若何北山若呂東萊諸
君子其道卓然為百世之所宗吾尚能若其人矣乎固不若也
則吾為鄉人者何為而不恥乎夫聖賢之學本也學者之所先
也詞章之學末也學者學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為聖賢
之學已足恥又況科舉之學又詞章之末者乎其學愈若人則

其恥愈甚其聲聞之遠近其恥之大小以之吾獨何為而不恥
乎余聞其言而媿之歎曰君可謂知恥者矣然吾聞恥不若人
者終若人若人則無恥矣余固不知恥者因君之言而恥焉則
君之教我者不既多乎請以君之言為記

甘節堂記

婦人之於夫曰柔而已矣曰順而已矣若曰貞曰烈者非其德
之常也婦人而有貞烈之行者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
幸也其家之幸也蓋一家之中有父母焉吾夫為子而養之於
上吾唯承之於下焉耳有男女焉吾夫為父而教之於前吾惟
佐之於後焉耳能養者孝能教者慈孝與慈美德也吾夫之所
得專也吾能分其美而已吾之所得專者固所謂柔與順也柔
與順二者無所用之而獨專夫孝與慈之德以獲乎貞烈之名

是固婦人之不幸也亦其夫之幸也其家之幸也義興李君恪之卒其配蔣氏方盛年一時誓欲從君于地下既自歎曰死吾志也亦吾職也顧有所不可死者夫不吾託家不吾係雖死可也夫吾託家吾係而死之吾之志則行矣職則盡矣如夫何如家何且吾為今日李氏一擔夫也以所負荷者重而一息肩則兩物從而委之地矣故吾質雖薄足雖弱亦惟盡吾力而已耳於是養其舅遁菴翁以孝聞教其子震業成領京闈薦第二鄉人以蔣氏之善處生也取易之語題其堂曰甘節震與余同業胄監相好甚間語及其母之事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已他日因請記其所謂甘節堂者余復之曰詩有之汎汎栢舟在彼中流婦人之所自誓也蓼蓼者義匪義伊蒿孝子之所自傷也子之母氏之賢無俟余言人其以栢舟之人與之矣而子固可謂

之賢
善受教者蓼我之篇具在簡編則願子終身誦之以無忘母氏之賢

靜逸齋記

會稽徐先生之丞國學也作齋廬於其私第之左題曰靜逸命寬宜有記寬既謝不敏且有惑焉蓋天子建官于國學曰祭酒曰司業曰丞皆尊官也祭酒司業坐堂上臨諸生傳道而授業以教不以政然教或不可以一眾也丞始以政輔之是故鼓鐘以嚴其節惟丞夏楚以收其威惟丞月書而季考惟丞德行藝儀之勸相惟丞丞之職亦重矣煩矣是將紛紛焉擾擾焉惟政之施不暇求先生之所謂靜逸者無有也然以寬之游于門下者餘二年矣見先生之所施如一日諸生之游于門下者不啻數百人矣見先生之所御如一人其從容閒暇若無所事

事則又有所謂靜逸者滋惑焉以是無以應命蓋既久乃有省
曰先生之靜逸其在內而不在外以本而不以末乎何謂內與
本心是已何謂外與末身是已心之靜逸寬不能言也而先儒
周子嘗言之其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至論學之要
曰無欲也無欲則靜虛靜則有似乎拙故其著拙賦有曰拙者
逸論靜逸者盡於此矣而以身言則是老氏之無為也無勞也
夫以無為為靜譬若木之槁焉其不暢茂若逸矣然則朽腐而
不可用也以無欲為靜譬若水之止焉其不流動固逸矣然則
清冽可以鑑也故心可以言靜而身不可以言靜心可以言逸
而身不可以言逸況乎心者身之主也靜者動之體也逸者勞
之本也心苟靜則以靜制動其動也若靜心苟逸則以逸待動
其動也若逸此先生之居乎其職所以從容閑暇若無所事事
者也噫若先生者其得周子之言者乎其善學聖人者乎以
為記寬亦庶幾知先生者乎

重建延緣亭記

成化八年七月吳郡大風雨鹿冠老人杜先生延緣亭壞焉明
日雨霽先生曳杖遊于園中茅茨既摧梁木亦折垣墉且阨竹
樹盡偃顧而歎曰噫嘻亭壞矣殆天意耶雖然獨不有人力乎
二子啓咨知其意遂相與召匠氏築之既成邀先生坐于亭上
則摧者完折者固阨者立偃者起蓋不日而舊觀還矣先生喜
曰天意殆欲新吾亭耶他日乃以書來京師謂寬宜有記寬聞
大道之世烈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而昔者之風雨也胡為乎
來哉果天耶亦由人耶吾何從而問耶問之人則人非天也惡
乎知問之天則天非人也惡乎答既足以惑亦可以憂蓋余之

居於是而去吳下也遠雖未嘗目擊其變顧其事理有可得而推者故嘗以先生之一亭觀之則四野之外弱夫貧婦其繩樞甕牖豈無有不勝其震凌而相對以怨咨者乎又以先生之一亭前後推之垣墉阨矣則疆畎之欲修也勞乎力竹樹偃矣則禾稼之不登也乏乎食而弱夫貧婦又豈無不勝其沮洳而相對以怨咨者乎當此之時亦有如先生之二子築而新之者乎是固可憂也夫先生隱者知一亭而已不暇此憂而余亦不敢以此告然而未可知也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安得廣厦大庇寒士之語先生少陵後人也而老於詩為其後學其學則遇其變獨不憂其憂乎因書以論于先生不識以為何如

重建覺山寺記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

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凡四十餘里始得覺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至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絕矣顧荒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高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甘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為菴壘石以為牀遺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旁近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視其金帛既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召大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弟子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為復舊之舉清為人淳朴而無偽巔靜以有為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廬諸殿各有位置總若干楹寺成群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

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
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為寺而秀泉為寺而清
而人之蹟為寺而多蓋遂為一大叢林矣寺未有記於是清徒
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為之曰茲寺之廢而興其
歲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
入於中國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
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絕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
亦唯澹泊之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固朝市祖社
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
徒乃欲高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
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以求其
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有窮
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為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湯陰縣儒學修建記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所聚亦
各有其處農聚于野工聚于肆商聚于市而士則聚于學故求
菽粟者適乎野而得以農之所聚也求什器者適乎肆而得以
工之所聚也求貨財者適乎市而得以商之所聚也至于學則
道德之所從出觀法道德者適乎學而得非以士之所聚也乎
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所誦
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為業比也是故學

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 皇明有天下餘百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于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邑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豐邑有學建自 國初規制甚陋久且傾圮凡師生之講習於是者弗便會憲副臨海陳公奉 勅提督學政河南侯以其事白之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出公錢若干萬撤而重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廚之類次第以成餘則仍舊而加新之工始于成化某年月日畢于某年月日太學生尚宣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某君之言而因余同年李君鏞請記其事其言曰邑自有學以來士之游於斯者日眾而領鄉薦登科甲者僅僅可數今幸侯之此舉工甫畢是年領鄉薦者得三人明年春甲

科得一人皆侯之功也願書之余聞其言曰諾哉夫學校之所從出而為人所觀法者也國有學為一國之所觀法郡有學為一郡之所觀法邑有學為一邑之所觀法今侯之為此舉也邑之人猶有爭訟者乎猶有越人于貨者乎猶有出詐語反唇以相稽者乎無之是侯之功也且學校者古有之今亦有之古之學校養士以明道德後世學校養士以取科第是果同乎雖然游於斯者不曰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乎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乎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乎夫然則後世之學校明道德者其心也取科第者其蹟也夫以道德為科第庶幾無忝為學校而足為人之觀法此則凡為士而游於斯者之所當知也

太康縣修學記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共治之也而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非夫人可以冒而為之皆賢才論定而官之者也夫賢才之生有用之之時必有取之之法有取之之法必有養之之地自今日觀之徵聘不出於上薦舉不行於下上之欲用其人者皆取之於場屋下之欲為人所用者亦由於是而已矣上之欲取其人者皆養之於學校下之欲為人所取者亦由於是而已矣則學校者固場屋之地也嘗考之古人設為此者或以之養老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或以之習射而寓其禮於弓矢之發或以之受成獻馘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一皆寓於此當是時取人之法雖以納言而承庸之必射侯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賓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本人才之出所以彬彬乎其盛者由其取之

養之者有道也世道之有古今若四時之序其溫燠涼寒不能不為之變者顧其遺制如受成獻馘雖不復舉而養老有酒習射有圃猶未至於盡亡特所以取士者勢不能與古一轍耳今天子即位之初慨然欲興學校變風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詔復憲臣提學仍賜之璽書以重其行乃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倦倦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為慮憲臣之欽若于下者固不違靈處天下之士亦有感激而興起者矣按察副使臨海陳公嘗以監察御史提學南方一時風教為天下最及是超擢仍畀以學政往蒞河南公移昔嘗教人者教之所至入學官臨諸生示之以躬俾自畏慕間取朱子小學書及冠祭之禮之大者令誦習之他條約不瑣瑣也若夫舍宇之不葺器數之不備者曰此有司之失職也則頗督責之開封之屬縣有太康太

康有學在縣治之北隅其興創歲月縣有志可考宣德以來為
河水所圯且其制卑陋弗稱縣令崔壽嘗修宣聖殿及兩廡他
未暇以為成化六年古曹王珣以進士來知縣事首以修復為
已任曰此固吾之職也乃集士民諭以相助眾歡然從之乃計
材用拓基址凡門堂齋廬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者則更設聖
賢像及祭器其中以其餘材建敷教堂困館為憲臣考業之所
繚以周垣樹以綽楔煥然為一方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
於明年之三月會王侯更治他縣去而易水田峻來代臨視惟
謹於是與之師生不忘侯之功使來請文以為記夫學校養士
之地也為之者非虛器而修飾之者非美觀誠欲士之來游
於斯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為上之人所取所用之資也故
士譬若穀粟然有穀粟而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然倉
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稊稗糠粃亦何用哉此今日木石瓦礫之
費斧斤版築之勞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奔走趨者不在乎所
養之地而在乎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游於斯者仰焉而視
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於高明正大之域立其庭則思置
身於平直真實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為國家之用以答
天子之意其必自此始也

湯溪縣儒學記

成化庚寅歲知金華府李侯嗣以其地曰湯溪者民居成聚而
阻山帶水服役于上者弗便乞割龍游蘭谿金華遂昌四傍近
縣之裔別為縣以便其民白之藩臬奏請于朝復乞畀之令
以治既得請仍以湯溪名縣越明年昨城宋君約來知縣事君
至無所出政為創解宇以居未幾即有事於學校曰此有司之

首務也其可以後乃相地于縣治北之二里曰官山歲壬辰之
秋功始興凡為明倫堂為東西齋為庖廚為射圃亭為師生之
舍若干楹又以學必有廟為大成殿為兩廡為宰牲房若干楹
門牆深嚴塔庭高廣凡所創建舉皆如法又明年甲午之春而
功告完遂選民之俊秀者充其中而置書籍繕器用以為其誦
習之資侯既嘉令之有為又謂學成矣不可無師儒以教復奏
請之 命且下則具書與圖託進士胡君超謁予文以為記胡
君湯溪之人而余之同年友也其言曰始宋君承李侯之指而
建此學以縣之設凡以便民而已使所以興作而斂其財用其
力則是便之者未及而困之者已至甚非所以為民父母之意
顧縣多大山長林凡木石之費既取給於是至於輦載版築之
勞不免役及乎民而所役亦必措置以酬其直故財不告乏力

不告窮而卒成其事皆賢守令之善意也幸書之以告
曰然哉雖然賢守令之意尤有善於此者試一言之蓋民之生
莫不有欲欲不能皆足也於是有爭奪之心莫不有性性不能
皆純也於是有棄暴之心此有天下國家者必施之治與教以
處其民治所以定其欲使不至於相凌教所以復其性使不至
於相失二者不能偏廢者也然古之居其位者未嘗不以一人
之身而兼二者之責後世始分而二之雖曰分而二之而教之
者未嘗不賴於治之者作興而成全之也自世之為郡縣者多
俗吏不務出此率留意於簿書筐篋之間徵求趨走之際視學
校之已設者尚不之省而況慨然創建思所以作興而成全者
乎此賢守令之善意所可書者也今夫湯溪之有學為之守令
者意既出此而其人民亦皆有所遭遇矣則為之師儒者獨不

思所以教之然欲教之尤宜謹之何也湯溪縣之新者也湯溪之民民之新者也為新民者譬若幼子然始而訓告之以正言指示之以正事則其聽受之餘自然一言一行皆趨於正久之將習與性成而終為賢人君子之歸以之用於天下國家無弗可者矣夫有人民而不能教之不義未教而遽責其人不仁故吾之記是學於守令既與之矣尤不能無望於為師儒者

武岡州重修儒學記

士之有志於學者諷誦乎詩書討論乎禮樂考求乎典章察識乎人品微而為性命精而為道德大而為彝倫廣而為事物必學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斯其為士也唯士之職如此故人亦以是責望之有所不知不能則相與嗤笑以為非士而士亦曰吾不知不能書之過也然學之道未易以言譬之於築築者

必有楨榦舍楨榦而欲其牆之立無是理者於是有文以學有藝以游而文藝之制立矣士而求此不啻已足抑其說之浩博茫然探索不知要領故又譬之瞽及於階席有弗之知過在相者之不告耳於是有師以導有友以輔而師友之道立矣文藝既具師友既得使無所處之地是又賈人之不于市工人之不于肆未見其物之售而業之精者此學校之設非所以為處學者之地乎夫士有志於學求其道之在我者而已在我者且不暇為力烏暇計其身之所處耶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詞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蓋學校之設豈特籩豆之事之小者哉其興其廢士何庸心亦有司者任之耳武岡為湖南一大州州有學舊在城南興賢門外宋崇寧紹興凡兩遷築遭元季兵火竟燬

國朝洪武庚戌仍即舊址築之其功視前為備景泰間益加修
建顧其地嘗為豪彊所侵終其規模弗稱州學僉按察司事邵
君分巡湖南既為復所侵地併用官帑白金市傍近隙地以廣
其址於是僉都御史吳公方巡撫湖襄憲副嚴君亦以提學至
遂以興修之役委知州事李侯復初同知州事戴侯某乃計財
用名工役期成厥功功成殿廡深嚴堂皇高敞厨庫齋廬之類
皆為一新崇垣外繚廣庭中登以及祭器文籍亦無不備居者
曰安觀者曰美經始于成化壬辰秋某月落成于明年冬十月
他日州守倅與其學之師生謀謂是舉不可以不記使來請文
於余嗟夫有司之職盡矣游於斯而學焉者獨不思所以免過
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二

記一十二首

西溪草堂記

由華亭東行二十里而近得芥涇焉涇本水名吳人以溪為涇
故曰芥涇緣溪居民百餘家有田可耕有圃可種有磯可釣有
市可賈有舟楫可通有橋梁可度有仙宮佛廬可遊賞而憩息
介其間喬木蒼鬱遠若雲屯下見周垣高宇隱隱焉渠渠焉者
戴氏之所居也戴故宦家至彥文府君與其子穀伯 國初坐
法謫遷淮西居四年始釋而回自號復樂穀伯生二子曰廷奉
廷禮皆以文學稱于鄉廷奉生一子曰南京考功郎中景元廷
禮生二子曰陳州守景昇中書舍人景暉其後裔事儒業舉進
士復相繼繼有之故邑人皆推戴氏不特為一鄉一里之望也



一日中書君告余曰始吾前人之罹患而歸也如勞而息如病而差此復樂所由號者今吾藉前人之德蒙大君之恩際世亨嘉列官禁近初未嘗有憂也何有於復樂亦如未嘗勞且病也何有於息何有於差哉吾之幸既多顧於老氏止足之戒竊嘗聞之往歲命兒子佑築草堂於故居之偏隙地之上以為逸老之計堂成而溪水環其西因名曰西溪草堂願為我記之余與景暉生隣郡仕同朝而賢其人久矣既不復辭則為述其居止之美家世之盛歸於其所以築堂之意乃復為之說曰書云峻宇詩詠夏屋若草堂者不豐不侈不華不美雖田夫野老皆能辦之何貴於天下乎蓋堂不足貴也而貴其人昔之築是堂而稱於世者杜子美之於浣花白樂天之於廬山僅僅一二而已二公之人品固皆足為斯堂增重然子美生當亂離漂泊

之際不免有秋風所破之歎況其困於無貲盼然望王屋成之廬山之奇秀雖甲於天下然樂天以左遷而來亦築於窮流落之日且切切然弟妹婚嫁未畢司馬歲秩未滿以為出處行止不得自遂未必獲終老於斯是皆不能無憾者也若景暉之忠信文雅其為人已自足貴而亨嘉禁近又有如其所幸者則西溪之景物視浣花廬山雖不知其何如而其堂中主人之憂樂有可得而知矣夫綠野堂他人不且取為已有在子孫宜世守之可也吳堂也為戴氏子孫者塗之茨之汎之掃之日必葺之百世之後有過之者指曰此景暉所嘗歸休者也所以使人消貪饕之心免殆辱之累者不在茲堂乎堂凡三楹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溪水由松江而來匯于此南流為黃浦東南入于海

義烏陳氏祠堂記

義烏陳氏之長曰惟蔭者既揔家政將作祠堂于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也謀於族人曰堂不難于作難者神主之位次欲其當乎義而不失乎禮也若之何於是其從子樵進曰禮之欲議尚矣與其議於家孰若倣諸人惟麟溪鄭氏世號義門天下之觀禮者皆自遠而來況吾與之隣壤者哉盍一往觀之既觀而歸則告諸叔父曰樵已得鄭氏之禮之意矣蓋鄭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櫝而祭固事亾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歲時有會男女異席宜為寢室以安神主夫婦共櫝祭則遷主於堂男女類序其文共書一版但各見其所繼之宗世滿則禫之是亦事亾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鄭氏之意也惟蔭曰然諸姪若文櫬等乃各量田出其粟五

之一以相厥事凡為寢室五楹間中祀其六世祖賢八府君為不禫之主自其考庸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為間如寢之數又軒其前間如堂之數以為子孫奉祀之位其兩傍又為廡二十二楹間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儲積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義儲積粟以備修葺宰牲有庖藏器有庫繚以周垣固以高門工起於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會其邑鄉貢進士王君允達之上京師具書始末託以請記夫禮之制何本本於人情而制也惟其本於人情而制故議禮之家可以遷徙而無一定之說若祭之為禮禮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貴賤之分故所祭有親疎多寡之數祭法曰王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二廟官師一廟士庶無廟無廟則傷乎人情而孝子孝孫無所致其報本追遠之心於是世之大

儒君子立為世數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輯為家禮一書然後其說始定而鄭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猶病家禮之不可行也遂少變之然豈求異於儒先哉蓋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陳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於事亾之際其禮因復少變之又豈求異於他人哉蓋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為重鄭氏陳氏變之者因合祭而特變其位次耳於家法則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為常法以通行天下耳余嘉惟蔭之好禮而重允達之請也特為記之以俟後世之君子云

長洲縣學田記

古之聖人制器以利天下之用播穀以充天下之食其於生民之慮至矣若夫建人極惇天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而不相乖爭得以用其用食其食於居族處之間者雖堯舜禹湯文武皆與有功然而數聖人當君師之責君億兆之上其道固然也孔子窮而在下無其責也而功則過之有若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功之大者其報同是故一器之制工人不敢忘其巧一穀之播農夫不敢忘其勤是皆有祀焉以報之而況功之在乎日用彝倫之內者宋周元公所謂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者也今天下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夫子至其門人與漢唐宋元以來諸賢凡有功斯道者皆得從祀然其燦盛牲幣一惟臨事取具於民未嘗有置田以特共其事者長洲蘇之首邑也近歲有司愜陋其學既併其廟新而大之顧統於郡中歲時祀事縣大夫與師生不得專意薦享馨香弗聞肥膾弗陳殿廡寥寥位特虛設邑人華

西氏既遣其子河入學為弟子員且曰長洲與吳學並列郡城
彼有田以充朔望釋菜之費繫此獨無非甚闕典乃告于教諭
四明陳君願割長稔私田二十畝籍于學歲可得米四十斛以
充之君曰善為白于邑令陽曲趙君君亦曰善於是陳君恐其
久而或廢也書來屬余記其事嗟夫夫子之道如天其日月之
照臨雨露之霑濡風霆之鼓動於萬物者隨處而是一田之入
不足以盛其祀事一祀之脩不足以彰其大功蓋雖欲報之有
不可得而報者而西復為此舉豈有助於尊崇之意哉夫亦盡
其心而已則其為人與世之好施予止於資浮屠老子以妄希
利益者賢愚可知矣長洲余父母邦也去之數年廟學改建罔
欲拭目以觀況有若此之好德若此可辭無記西字維瞻本常
之無錫人為南齊孝子寶之後今占籍長洲世總鄉賦鄉人以

為賢云

義烏縣重修求慕廟記

世道升于唐虞三代之時逮春秋戰國而降至於秦極矣其澆
風薄俗見於賈生之告漢文帝者可考顏孝子生其時顧獨以
孝稱至以名其縣其為人豈所謂特立之士與或曰秦都西北
而孝子生東南其惡政不足以被之殆不然夫東南之人亦多
矣獨稱孝子其必有過人者故唐虞三代之時有驩兜飛廉之
屬猶秦之世有孝子皆不隨世升降者也是故於孝子一人可
以見天性可以識人心其事異其行難其功大宜其自秦至今
縣人廟祀之而不忘也初孝子未有廟宋端平三年丞相喬行
簡始為奏請而賜名永慕既而兵部郎康植稍創之又二十餘
年縣令李補乃大興厥功廟制始備且自為之記元末廟廢入

國朝若縣令李玉丞劉傑皆嘗修葺久而復廢廢而重修加于舊制則今縣令東莞方君俊之功為多君將為是舉既斥俸金倡其縣人一時好義者知之爭以財力來助後四月為成化十年冬季董役者亟以完告鄉貢進士王君允達將樂令吳君吉甫皆縣人也喜君知所為政相與求文記其事於是廟之役訖矣方君亦以母憂去矣後之為縣者遽無所施其功矣然予聞孝子事以葬親故群烏啣土助之傷吻遂聞于世今廟左有墳巍然相去數十武宋魏文靖公了翁固嘗大書六字表之余恐里之無知者不有反益其上以充版築陶埏者乎不有操斧斤以伐其木縱牛羊以踐其地者乎益之伐之踐之則傷孝子之心矣若然雖則棟宇完美將舍之而不居犧牲肥而黍稷馨將吐之而不食矣其亦封其墳崇其垣固其門而謹視之然後孝

子之心安安則有廟必居有祭必享而方君之功始為不負矣用書此以告後之為縣者

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刊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方鎮州之亂王庭湊圍牛元翼于深州穆宗詔愈宣慰其軍且戒愈度事可否無必入愈奮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遂疾驅入之當是時庭湊操刃逆愈甲士林立愈以寡弱之質直嬰其鋒顧乃厲聲開說將士聞之震掉失措氣沮而語塞卒之不勞一旅不失一鏃服庭湊而出元翼愈之功也故嘗竊論韓氏之文之妙由其所養者充所守者直而其名至于今稱之者非徒以其文而以其人也 皇明初興以文章用

于時者多發產若學士宋公景濂待制王公子充尤稱傑然者
二公之在館閣日惟以文章為事人以文士目之久矣一旦王
公奉使西南夷而伏節以死然後知公之學有用也蓋

高皇帝以神武取天下號為無敵獨雲南恃其峻遠未下乃洪
武五年以公使其地僉謂公文士不宜蹈不測之夷虜公受

詔不顧既至見其主梁王其臣達理麻諭之再三初皆有降意
已而猶豫留公不遣公持節必俟降之乃返會元之遺孽有使
雲南聞納我使讓梁王王出公俾自當之公引天命國執為詞
其言甚壯且曰我遠使來誓為國死不能為若屈元使怒梁王
恐遂死公後八年大兵竟平其地而郡縣之又後為正統六年
朝廷始贈公學士謚忠文以報其死節云嗚呼公之為文學乎
韓者也其為使亦同乎韓者也而其事之成否身之存亡則有

幸不幸之分焉然公不可謂不幸者故姑即並時宋公較之當
二公以文章見用其名寔相伯仲宋公之位差顯然身見其子
若孫皆死于法既老不能免川蜀之行而其故居在金華者莽
焉荆棘過者憐之若公則没于王事其氣節偉然且官有贈行
有謚而其子孫皆賢而有文能守其田廬又有為廟于家以祀
公如其曾孫今進士汶者此所以為公幸也王氏初居義烏邑
中後南遷十里曰青巖山則自公始公之子國子博士紳嘗與
其兄綬謀作家廟不果僅即堂之夾室以展祀事博士之子處
士稔仍其舊室既卑隘歲久將壓汶始克為之乃擇正寢之東
為屋三間中奉公為百世不遷之祖子孫列祔右男左女秩如
也垣門堦庭高固整廣不陋不侈於禮為宜工始於成化十一
年八月十三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訖功汶復割田倡其族

人以供案盛之費乃以書告其友吳寬曰家廟之制未稱吾尊祖之意若庖福齋戒燕飲之所皆所宜為而未為者吾一人之力不足也雖然吾志有在終當為之幸子為文刻之廟中以識吾志寬感君之好禮不復辭讓輒為書之是廟也凡以奉王氏先世而獨詳於忠文公者蓋公王氏百世不遷之祖也為百世不遷之祖則享百世不遷之祀夫世至于百遠矣後人能如汝之賢則可不然有能知其故而思所以尊祖者乎固宜詳書以告是亦汝之志也

吳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後世所謂進士者其實倣乎漢其名取乎周其原則出乎唐虞而已唐虞之敷言著乎舜典周之論秀見乎王制漢之對策載乎班史其說粲然皆可考見自漢而隋而唐而宋而元益以文

音經術取士士繇此選者高言乎天道卑言乎人事近言乎

甸遠言乎夷狄若性命道德之奧教化風俗之機網維之張弛

禮文之曰革人才之進退吏治之得失以及兵戎田賦刑名水

利之類凡國家之大體當世之急務上所當聞下所當為者一

日之間立乎殿陛之下操筆伸紙隨問而對其言直與諛也存

乎士而士之志於是乎見其言用與舍也存乎君而君之德亦

於是乎見士之志君之德皆於是乎見則世道之升降亦於是

乎見矣 國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

至于永樂紀元民庶且富文教大興 龍飛初科取士倍蓰于

前一時績學館閣試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進士科者首稱

之蓋 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礪天下而為此盛舉耳延

及宣德正統間士益嚮風爭相磨濯攘袂以起以至于今日如

星列雲族煥然以相輝藹然以相映人文宣昭而天下化成矣
吳為蘇古縣縣有學舊在胥門內宣德末北徙一里而近後四
年當廷試其進士第一人適出吳學邑之人雜然譁曰是地之
利也四方傳言以為奇事其識者則疑之蓋王者必世而後仁
豈惟仁哉斯文之興亦然周之文歷二代而後盛 明之文歷
累朝而後盛其時之久近世之疏數不同其理同也故使其學
徙于百年之前欲科第之盛不可得使徙于百年之後欲科第
之不盛亦不可得此世道氣運所在未可以淺近窺者也進士
例題名學官於是教諭汪洋訓導潘遂陶福相率言于令若守
皆曰宜如故事乃集洪武庚辰科以來得若干人次第刻之
而虛其一則有俟正將來者

嘉興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今之應進士貢者皆郡邑之秀學校之良始而憲臣校其文
于省試之謂之鄉試其法嚴甚皆視其地人才之多寡而定之
解額已乃貢于禮部試之謂之會試其法如前有司得其人略
具名數請于 上裁已乃貢于廷試之選舉至此則不復去

畱而皆得預進士之賜然又為之差等焉其精審如此凡前二
試既書其名榜中猶以不能廣於四方也復刻木傳之至廷試
而制益詳猶以不能垂於久也復立石太學傳之其慎重又如
此然彼士之題名于石者固本郡邑而升學校而出者也於是
守令有倣其制而為之者以鄉邦之盛事而他日文獻之可徵
者在此也今天下布政司十有三而浙江其首曰嘉興為屬郡
郡有屬邑亦曰嘉興邑令太原陳君璧嘗委其學之師生取
國初以來凡貢士于省于部于廷者悉刻之石使來請余為記

蓋題名之舉其物亦惟欲不沒其人而已孰知人有賢否則視其名者必有美刺既有美刺則反於身者可無勸沮所係有甚大者嘉興浙西之大邑也自李唐時有大賢君子生於其鄉遂啓後代斯文之盛然往者吾不可知今之仕者莫不出於科第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且古之仕者必考其德行而資興之後世此法已廢然君子將因其廢而遂廢其所以修身乎出者吾不可知今之游學者將皆由科第而出見其事之慎重不反而為吾身之慎重乎若然則斯石也豈徒不沒其人而已信乎所係有甚大者陳君以名進士來為茲邑剛明廉敏克舉其職可謂能慎重其身有光於科第矣其又為此舉豈將視此以自勸沮而益資其官學也乎

望洋書堂記

出對門而行有浦有涇有江有湖望之渺然皆水也人之相往來非舟楫不通非橋梁不渡故吳自古稱澤國而禹貢紀揚州之域之水而吳居其二焉徐君季止鄉校士之良者家夾浦之南瓜涇之上而松江陳湖皆在其目睫間蓋嘗聚書數千卷築室而藏之曰題曰望洋書堂夫望洋者莊子之寓言也季止何取於斯蓋水之為物孔孟每舉以示人曰逝者如斯夫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此類是已若此雖出於莊子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大凡物不可以相形形之則有小大學不可以相較較之則有淺深知其小自以為足而不窮其大觀物者之鄙也得其淺自以為至而不造其深學道者之陋也以觀物之妙而為學道之助此河伯之歎非歎水也歎道也故其言曰聞道自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吾固取其言宜季止之取之也然

而季止之所望者于江于湖而止其亦不免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乎嘗試與子東行百里登丘而望則海固在而水之大者於是為至子將驚焉惜無辯如海若者語子以道爾雖然若則辯矣於道未聞也其亦反吾舟升吾堂日取孔孟之書讀之當自有得則海之為助也多所謂大方之家且歸於子矣子之兄仲山方以水部主事分司海上固當有得於水試以余言質之

榕江記

木之產于地者曰松曰栢曰栝曰檜曰豫章曰桐梓皆良材也其用于世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桷為椽各隨其材以為用夫以材之良不用于什器而于宮室亦不枉其材矣然而數木也其生徧于天下而亦足天下之用惟五嶺之南有木曰榕臃腫離奇偃蹇蒼鬱橫柯曲榦間有絲焉垂地輒復為根歲久叢生

成林其高且大過松栢栝檜豫章其不黃落而凋桐梓所不及也榕既偏生一隅中原之人初不之識故詩三百多草木之名而篇皆不載後世如郭璞陸佃之博物著書復遺之僅一見於柳子厚之詩而已余嘗讀子厚之詩而識其名詢之士人而知其狀曰此可取以譬乎人矣蓋榕之材雖不若松栢之類之堅可用之於宮室而其高大不黃落而凋足以蔭庇乎人嶺南春夏之交日氣酷烈行旅負載之徒跋履勞苦爭息其下或風雨暴至就而避之亦何異夏屋之幃幪也故雖不為宮室之用而其功與宮室等豈不猶鄉里巨人厭爵祿謝民社而浮沉乎閭井之間一旦里之人有急焉投之無不周卹者豈惟僅全其身以自足而已潮陽隱士陳孔誠甫淳朴恭謹兼通陰陽樹藝之說家邑之華里村宅前有榕數十株數邀賓友携子弟往遊其

問彈琴賦詩意甚樂也有水自西山來折而東環其宅又東注于海而榕適際水水日夜漱其根濯其條更茂密可愛孔誠或坐盤石投竿而釣悠然有會于心因自號榕江或謂之曰子其終老于是而忘斯世耶則對曰吾已有子出而仕矣於是使其子吳江教諭顯來乞余記所謂榕江者蓋孔誠託此以自警者意實有在豈惟追涼風弄明月以為供賓友子弟之樂之計耶且江之廣不足以為負舟然抱甕者即之亦可以灌畦孰謂孔誠無意於此江本出岷山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是也此亦曰江南人指水之急流者多借以名之爾

虛菴記

蓋嘗觀於理矣大而極於天地遠而貫乎古今廣而散乎萬物而人之一心至小也至大者寓焉至近也至遠者統焉至狹也

至廣者具焉此無他其為體有限其為量無窮也心之量何如虛而已矣自私者或閉其出入之門自昧者或塞其神明之舍於是斯理無從而入大者由我而小遠者由我而近廣者由我而狹此可咎乎理哉試舉其麤者言之耳以虛而後天下之聲入聵者雖雷霆不能聞矣目以虛而後天下之色入瞽者雖黼黻不能視矣以至於鼻於口莫不皆然而況於心之危而微者乎吾友南昌太守張侯汝振嘗讀易至咸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深有契於其指回以虛菴自號而屬余為記余非知易者然竊觀於理與心而得之澤譬則理山譬則心也澤之所鍾者水山之所聚者土水性潤而下土性燥而納土之燥也水以之而入心之虛也理以之而入此君子之受於人者用此道也汝振少登甲科為六卿屬輒以清慎舉其職聲名盛矣

然其自視欲然及為南昌九所設施皆出乎流俗郡中論國朝賢守以汝振居一二而汝振所以欲然者益甚簿書之餘方日夜求治道察民情欲與古循吏並列有樂正子好善遺意夫有千里之寄而位乎千萬人之上此地上有山之象於此而好善不足此山上有澤之象善矣汝振取於易之虛也然而虛者於理有所得而不自滿之謂使其無所得而曰虛焉者此鄙夫之空空其心茫然而無所主莊子所謂虛舟也惟其有所得而不自以為得則受於人者允然而有餘裕然後施於人者瞭然而無所窒礙又莊子所謂虛室也此亦虛菴之一說也

冷菴記

天地之氣以時而變春溫而後為夏夏燠矣極則變而為秋秋涼而後為冬冬寒矣極則又變而為春四氣循環蓋未有溫而不燠燠而不涼涼而不寒寒而不溫者也然有當其時而不燠者洪範所謂恒燠若恒寒若是也亦有變非其時者月令所謂寒氣總至凍閉不密是也則氣雖出於天必有人事以感召之二書皆為治道而作夫豈誣人者哉陳君粹之僉江西提刑按察司事治聲既著而獨有取於冷之說至以名其菴觀其意豈政欲尚急而事不好謀乎且粹之刑官也凡所謂省圜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皆其職之當然者豈欲先時而有為後時而不為乎不然豈以其官之冷如杜子美贈鄭虔之云乎虔在當時徒以三絕見稱于人祿山之叛與王維輩同受偽署彊顏苟活其為人亦厭寒而喜燠者曾謂粹之慕之乎而况粹之以名進士拜廷尉屬出佐臬司憲節所至前迎而後擁其勢力足以造命其號令足以使人官且不冷乎求之治道而不得參之官

秩而不合然則有取於冷者何哉夫粹之官雖顯其謙抑謹畏
泊然如寒士視氣燄薰灼之徒平生不忍一過其門其自守如
清冰嚴霜相逼乎人不可犯此其所以為冷菴也乎其求記於
余也久至是始復之必有知粹之者以余言為然

蕨菴記

蕨草類也或謂之拓漢郊祀歌泰尊柘漿是也蓋其甘美芳潔
可羞于神明不獨解醒止渴如神農氏之書所載而已至晉顧
長康每食必自末至本有漸入佳境之語後世遂以人晚節儼
之抑愷之善謹孰知一時之戲遂為千古之談耶今山西參政
致仕祝公乃以蕨菴號吾里錢翁叔謙且為賦其事翁喜而再
拜以受復來屬余記之錢氏世居吳郡樂橋之北與余家東西
相距不五十武翁兄弟五人家庭間斑白相映比歲四人者皆

已謝世而翁獨歸然存也然翁不獨為一家之老而已余嘗聞
里之老者數輩問巷間斑白相映比歲皆已謝世而翁獨歸然
存也蕨菴之號於翁寔宜且老者自古為貴當虞夏商周之世
養國老庶老莫不有學至于巡守諸侯養老有慶遺老有讓猶
倦倦焉降及春秋世道衰矣葵丘之會亦以敬老為命夫老之
所以取貴者豈徒以其年之高哉其於世故也純熟於理道也
明達固將乞言以裨益於治耳而老者亦曰吾年不可以徒高
也思益邵其德若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公年九十
而作抑戒之詩乃所謂老也使若黃髮兒齒梨面鉛背而曰吾
老矣考其德曾孺子之不若槩可以列豆邊進几杖養而敬之
乎是故朽株斷梗而人不之食者以無其美芳潔之味園公田
變而人不之敬者以無純熟明達之德也今大翁之為人靜厚

而端重和易而詳雅鄉人之所師事郡大夫之所賓禮不可謂
徒老者其生餘七十年矣狀貌充然如壯夫方日從公卿才士
與夫高僧逸人徜徉山林泉石間其中必有得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三

記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牖記

浙河之東多可耕之田而常苦水旱然亦莫甚於紹興蓋其地
界于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淫則江流暴
漲而田皆沒其患豈無自而致者嘗考之郡有小江有漁浦浦
舊有積堰凡水自山陰之天樂慈姑麻溪而來與金華義烏諸
壑之水合流于江者足以障之不使分殺其勢則沙固不能當
其湍悍矣夫水道無阻則澇易洩而旱有濟其為利也可知自
堰之廢農人始以為病既久莫有為民慮者淳梁戴侯廷節由
監察御史出知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利既相山陰
境內置五牖以洩江南江北之水矣他日行縣至蕭山問民所



苦縣令陳君瑤亦以苦水對侯遂與之行水指龕山斷處曰是獨不可置牖乎乃以委陳君君召父老沈珪輩經度材用而命司稅凌禎宣義郎汪雷督功訖因名曰龕山牖仍設卒守之相時旱澇以為啓閉自是水有節宣田無汙萊農人復以為利於是陳君念侯之功不可無紀述為書授儒士沈鏐求記於予予未暇作會陳君以憂制去而宜興吳君淑來代修治益謹曰不可使侯之功終泯泯也乃復以書來促之蓋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雖天地之大凡可以養人者必其人輔相而致其可以病者尤甚為民牧者首宜施之力治之然人莫不曰治水惟得其要者難爾治得其要雖洪水能導之於禹治失其要雖淮水不能堰之於梁則人力亦未可以繁施之也今夫蕭山為縣東南有小江既漲塞以阻水之行矣西北有錢塘江顧其廣足

以有容而龕山田其涯適有斷處此猶兵家其陸之壓馬陵之險也使治水者不于此而他圖又猶兵之四出漫戰于野舍其吭而不之扼也定豈可哉今也為牖于此雖尋丈之間凡木石之具足為當闕之一夫抑何水患之不能捍者此戴侯之功書以告後之人也寔宜是牖也久而必敝後之人修之而復敝而復修之雖至于千百世可也雖與龕山相為存亡可也則其利豈止今日而已牖之制為門二中施橫木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傍列石柱上架石梁各四其材用木為椿三百石為丈六百灰為斤三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起于成化乙未之四月訖于是年之十二月又三年戊戌七月戊子記

南野記

去歲之冬予以事出城之東北扁舟行三十里許見積水渺然

捕魚擱鱉之徒往來于其間民際水而屋泛泛若野航問之民此江耶湖耶則以田對予因驚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南又行二十餘里其田稍高隱然有疆畷視其田間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嘗有秋矣及視其民皆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且稱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為口腹計耶因益念曰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蓋自長洲以達于海虞之境皆可推而知也無錫與二邑為隣壤其地獨高土獨厚高而厚宜有旱乾之憂然其間有溝有渠足以潴水澇則能谷納旱則能灌輸故稻麥恒熟且其農功甚勤終歲竭力於壟上者不息又其賦視吳中輕什伍自非有螟螣風霜之變民不至飢也邑有趙氏從長洲而遷世有積德以力田為業宅之南有田不知頃畝其彥曰廣淵因以南野為號求予文記之予聞趙氏居鴻山之麓去山數里又有若鷺蕩者有田可收也而又有山可登有水可浮也於已已足於人無求讀吾書循吾理安吾分樂君上之賜而不遺父母兄弟之羞他鄉之民何敢望廣淵也是為南野記

寶訓堂記

宋人有好書以名齋者米芾之寶晉是也有好畫以名堂者王詵之寶繪是也書與畫皆吾長洲魏氏之所有不之寶而寶訓焉君子與之所謂寶訓者蓋魏之先有曰景純翁年八十五時手書百餘言以示其子本成本成謹受之所以守身而承家者惟其訓是賴至其孫公美曾孫芳藏其手蹟益謹他日作堂以居遂名之曰寶訓復走予請一言記之詩人之言曰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夫人之於人且有賤惡之者桑梓二木耳而曰恭敬豈人不如木哉說詩者曰古者樹二木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以其為父母所植而恭敬之此孝子之心也然孝子於木猶加恭敬況其形之於言筆之成章而諄諄以訓我者其敢慢易也乎維昔趙簡子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之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二簡其微古之人固有以此觀其子孫之賢不若者矣今景純之沒已久其訓詞予嘗一讀之不待識其人而知其賢於是本成亦以即世公美且老而芳尚壯於寶訓之有堂也觀魏氏三世之賢者於是乎在

玉澗記

吳之集祥里自唐以來有廟祀唐之康王久而廟將壓天順初先修謨公倡里人重建之復自購廟中故地嘗所侵于民家者得什二三作小屋于後以俟守廟者居更二十年莫能得其人有道家者流沈復中始自城西福濟觀遷入之復中吳之虎溪人也謹厚質樸里人曰宜顧嘗自號玉澗丐予為記爾雅謂山夾水曰澗則澗者水之行于地中者也復中所居城市之所環繞廬井之所貫絡求諸山水無所得安有所謂澗者豈其少家虎溪既壯去其父母而猶思其地耶夫虎溪山水則有之亦安有所謂玉澗者必欲求其實則玉出於西域去中國餘萬里如于闐之三河可以當之然人蹟罕至又何有於斯耶雖然復中老氏之走也老氏之言曰不出戶知天下當其晏坐一室神游八表視析津咸池皆吾目前之一沼耳何三河之遠之有以是

而記玉澗庶幾得之然此亦外也非內也學道者守一身而忘萬物凡口鼻耳目之屬皆有所託喻若黃庭經所謂玉池有安知非復中所謂玉澗類耶嚙嗽之際汪然而盈谷然而鳴滾然而行孰謂玉澗在乎兩山之間萬里之外而不在于吾之一身耶

周孝子廟記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好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沒一日降于其家以己為神告其母且曰容願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歲民無盜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為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必

井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錦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盜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瀼亦多獲生民血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果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玘輩言于縣于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

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
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
率言其事可記英遂龍石丐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秦
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李扎伍員四廟而
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灋謂灋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
禦大菑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灋施
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
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
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
廟祝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
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
利者皆是曾謂孝子有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

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

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

之也
凡不能已於記

歸菴記

齊景公登牛山臨其國城泫然流涕曰美哉國乎何為去此而
死至桓魋死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君子同以為愚夫景公有馬
于駟之人也所以重去其國固宜孔子大聖也而魋欲殺之尚
何望其能明乎死生之際哉若夫漢之陽王孫戒其子以裸葬
達則達矣然視墨子之儉且不及於儒者之道何有承事郎海
虞錢君允言年六十即治葬穴於虞山之下曰寶嚴灣而屋其
旁以為歲時游宴之所題曰歸菴乞予文記之歸之為言蓋取
樂正子春之答其門人者允言有取於此其賢於人也可見夫
雲歸於山水歸於壑鳥歸於林獸歸於壙凡物必有所歸也而

家藏集卷三十三
況於人乎蓋求貨物者朝適於市及暮則歸於家者歸之近者也豈若歸於穴者之久自世之庸人以是為諱雖附於身者不豫為備況附於棺者乎附於棺者不豫為備又況深檐高棟而大書以表之乎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逸少晉人也而猶為此言此君所以為賢也與錢氏在邑中稱故家其先世有孝義行甚著子孫貴顯至君持身益謹尤善教子子承德且登進士第出為縣令行當召還有封典下其家矣游宴之樂蓋自今始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為西山之游予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為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吳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橫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經靈巖讀宋韓蘄王墓

碑前望穹窿晚乃至光福首過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玘其孫天穎更名其里隱士徐孟祥同道予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宿來青堂丁亥緣王遮入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眠松遂泛下崦入銅甌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山飲七寶泉入玄墓寺憩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己巳過海雲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已乃別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錄歸用莊備山中故事

慧林房記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崇杰杰傳某珪珪傳某賢賢傳與齊齊傳未默默傳宏漸當國初有詔天下

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入之於是慧林入壽慈禪寺更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漸傳道舒旣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室廬益敞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相與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于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于江左蘇之有寺蓋自此始至于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于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不若前代之甚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于斯金碧丹雘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 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爲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頽垣壞礎間壟晦秩秩使人得耕種以爲食者皆昔所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凡今四方私創者著于律求一寺之肇建者不可得此固 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考其

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繼流中與先君友善予幼猶及識之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愿不妄交游蓋予家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理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爲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略等人稱東洞庭以別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輻帶忽不知其爲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旣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爲東洞庭之游自岱心吳氏肩輿行

十里許入俞鵬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逐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莫辯山有九鵬九鵬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澗澗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此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莫能知可知者廢于國初而深公遂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絕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

山瀟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修具蓋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崔巡撫辨誣記

國家屯軍旅為防姦禦侮計自京師達于邊徼曰衛曰所建置殆徧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瀟子孫絕則以同籍者補充惟別籍于謫發之先者不豫其人書于版冊甚詳里有正有胥有耆老版冊一出其手歲久弊起或脫漏或隱匿其罪著于律令甚重每歲部符下府州縣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歲特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密謂之軍政其瀟載于條例甚備蓋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幸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克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瀟意以為民患若某衛軍王阿隆者故崑山縣大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沒而戶且絕其

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裔匿他里蓋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觀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今職方郎中陸君丈量時尚遊鄉校以其父某為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為詞衆爭稱冤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辯檄觀辯之觀不理衆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若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實天順四年之八月也時丈量為雪冤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于衆欲建公生祠歲時祝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衆益思公文量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幸書

之予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正統元年進士第歷仕內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善斷其出巡撫尤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凶暴專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辯者徽輒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也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辱宗璉痛民無辜竟忿鬱以死死之日民相率犇走哭奠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祀于江陰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其事而徽後犯濫死刑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

道路見者猶嗤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微之甚而宗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之勸懲云

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良田居民資之予凡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王汝昆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王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畫水波若空樽俎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漢陂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王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患未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飲仍命舟泛湖則德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蕭墟登積沙入

雲觀弔古訪俗悉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沒於渚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豈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益予於東湖再樂特再遊耳使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王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益窮其樂酒酣興發尚為執筆賦之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

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一游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蓋其制非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八年鄱陽丘侯霽來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內悉安歎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不敢專也乃請于巡撫左副都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次作櫺星門南與殿直以十年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京遂去任矣其年彘蠱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而若兩廡若戟門若神厨皆以次改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言言潭潭迥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

林君智輩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者以免有司之過耳蓋比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侑舞之數者下群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重輕而朝廷不然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 詔下為十二年九月廟適以功完告明年春祭籩豆既陳侑舞就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美觀者耶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伸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而興其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

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於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廟門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達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四

記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有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忠簡胡公吉之廬陵人也公薨後鄉人祠之學官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之祠于家者則宋元之季兩燬于兵至國朝宣德乙卯其九世孫伯儉始復率其族人構之今其祠在所居香城里者是也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服窮則灋不得祀今去公三百餘年矣子孫何故而祠之子孫可也鄉人又何故而祠之噫公之功雖祠之他郡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何也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雙翼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彊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此公之功也蓋當汴宋之季靖康之初金虜一



且長驅而南遂陷京城已而乘輿北狩宗社南遷軍民困於迫
逐府庫竭於徵求中國之禍莫甚於此原其始之所以啓此禍
者固由閹人喜功之過按其終之所以成此禍者則由朝士主
和之罪也而其為罪之魁者則莫若一秦檜檜之凶悖挾虜勢
以為要君之計竊主柄以遂固人之謀從違在人禍福惟已然
當其時朝士林立昧於水圖檜言一出從者如響其違之者不
過微言其失於利害之間有能明目張瞻而極論之者不過公
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若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實有不與
虜共戴天檜回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
快人意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
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之際惓惓
必以恢復為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弔十可賀之策及薨遺

表猶有願為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一時
者比哉嗚呼公乎其宋之砥柱乎當時舊物雖舍公之言不能
盡復而斯世公道卒因公之言未至盡亾遂使天下之人綱常
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讐知所當報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
當折其功所以為盛也此固雖他郡祠之亦宜况其鄉人哉又
况其子孫哉於是祠成而伯儉卒其子若環益修葺之至其孫
縉又述其祖父之意請寬記其實事以讀公奏疏已得公之為
人而敬慕之後獲與縉同年既以識其子孫為幸又以無文之
言記公之祠不尤幸乎祠凡三楹中奉公遺像而其子江東運
判瀋其孫戶部尚書槻少師兵部尚書榘以及運判之子棧並
從祀于旁其諸顯者尚多以世數疏遠不預也棧嘗仕于朝忤
史丞相彌遠出主管華州雲臺觀終德慶守綽有祖風於縉為

九世祖縉以名進士拜行人奉使所至以清介稱亦不失其家
灑者因併書之以見胡氏之盛云

休寧縣充山二塌記

休寧為縣多山山中多田田之勢既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常得
也故民每有旱暵之憂幸而兩崖之間有渠焉其水可以溉田
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
之之灑而塌以築塌即堰也縣人之語然爾此灑既善而其利
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淫溢下流湍悍所謂塌者或薄與狹
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之勞而人亦困蓋縣之東南曰充山
有水自遂安白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浙河而去至此其流甚
下其水甚急而其渠甚闊塌之築始難為功故有齊程二塌成
而壞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義而多才識嘗

以改築塌事言于縣縣令信之委為塌長乃率其眾籍于官計
田畝出財力先事齊塌塌成長四十丈廣二丈用工八百起于
正統戊辰畢於是歲之冬既乃及程塌至此則其流益下其水
益急其渠益闊而功尤難始伐石築之又以其家田多比近諸
凡所費不敢及其里人也塌成長五十丈廣三丈用工二千起
于天順壬午之秋畢于甲申之冬二塌凡溉田五十頃其渠長
及四里補缺塞漏不遺餘力於是水道既修天時無患田率有
秋而其直倍常里人德之世寧以程塌堅而可久獨謂齊塌久
亦壞也乃復什其人歲出財力修之徐圖易以石焉因其弟新
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諸後人俾勿壞嗟夫人豈必
仕而後能成事哉亦隨其身之所處而施其力之可行者耳處
天下有天下之事處一國有一國之事以至於處一鄉一里有

一鄉一里之事使處天下與國而事無所建不若處鄉里而能
建事者如世寧新安一其水利所及下焉飽其家族中
焉惠其鄉里上焉給其 匡用使其出而用世則鄭國白公王
延世之所行可推而行之天下與國也吾故與其人而記之

觀泉亭記

自 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
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
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汗望
若塔級置埭蓄水洩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
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
夫使其滔滔汨汨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
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治之三歲始代

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當歲之春
泉泃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各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
灋勤敏之稱徹於 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為風日之庇乃使
人伐山木次第築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
因以觀泉名之書來求文以記其成惟古人之樂多託于山水
之間略舉泉言之若柳子之於愚泉歐陽公之於釀泉可以槩
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得盡其用于時徒啜其清漱其
甘以為自娛之資而已今廷儀則以泉為職者也方其從事於
斯歷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
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
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 國用當是時有志於世務者
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濬濬而無為觀

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觀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
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寧為此乎為彼乎初廷儀受代
為吾友徐君仲山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
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于編予皆識之計
散見於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關於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
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聞黃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久仕於
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為此舉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
公先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
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叙其功而望其成焉

博平縣遷學記

博平為縣屬東昌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為蓋置器者
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也置非其所欲
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有不可已者而非後人
之所好為改更也初學建于縣治之東歲久而廢 國初文治
肇修有 詔天下復廢學而博平始克重建然其地舊為汙池
實土以築僅克成功終其卑濕未幾而壞壞輒修之而卒壞焉
者重以夏秋雨潦不勝浸淫之為患也比歲齋廬門廡壞且不
存其存者殿堂數楹歸然頽垣中亦欹傾將壓甚非 朝廷所
以建學之制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為縣始入學顧而歎
曰學之敝其甚矣進諸生問之得其故則問常所游於學者其
數有幾曰餘百人學重建以來出而取科第者其數有幾曰僅
六人且曰茲事寥寥六十年無繼之者矣君復歎曰學之敝若
是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材之不振也其必有以
改更之乃行視地得布政分司于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燥而可

居其屋宇麤略而可因則具其事移于巡按御史于司于府報
皆曰宜明年功興而君則不忍以財力困其民也顧得錢之沒
入于官者若干緡穀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而委主簿雷義發
而為用凡學之故材復撤而改之民故無所困而功卒完六月
堂成七月齋廬成已而廟成至於師生私居之舍亦以次成矣
於是游于斯者講授有所祀饗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
意是歲秋舉于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嘆以為吾賢令之所致
也他日師生走書京師特求予文記其所以遷學者惟古人有
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於楚丘召穆公之於謝邑莫不相
度其地之宜見於詩者可考也若夫宮室之美則尤詳於斯干
之篇而況天子之有辟廱諸侯之有泮宮皆行禮之地不得其
宜與美何於樂思樂之云之有夫廱與泮其制皆取於水未聞

置於水者也而博平為學若此始謀者亦既不謹後之人又特
補漏支傾因循苟且而為居逸遺勞之計且其人率皆久任可
以有為而不為何其怠也今夫文君由甲科而出補任于茲未
及改歲而 召命且下其事未暇以為而復為之又何其勤也
君廉敏多惠政數奏疏于 朝乞蠲除民間所尤疾苦者非特
遷學一事可書也而遷學又事之可久政之至重者故特書之
亦俾後之游于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武學設廟像記

京師有武學所以教諸衛武臣之子孫將世其官者其始建于
正統癸亥制尚弗稱後 朝廷以城東舊第賜故太平侯張公
已而公辭焉有 詔改為學而以國子監丞閻禹錫掌學事學
既宏麗師生安焉顧學無廟其制弗備成化己丑禹錫為奏請

乃得建廟益特改明倫堂為大成殿而以其後室為堂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嘗與諸同列入學校藝曰則謁廟歎曰聖世承平文教旁達雖州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聖賢像像盍往請之於是侍郎之子郎中華等相與喜而言曰先人為此豈欲私於家者誠得備廟制有補於學官甚幸吾何敢愛一時好義者更出貲以相木石之費師生益喜以學事督于兵部也白之若尚書涑水張公而下皆欣然曰宜以乙巳二月之吉輿置殿中而奉安之祭告如禮教授朱暎以嘗任其事也謁予請記予諾之而未暇以為既久今尚書華容劉公兵務之餘益重學事以英公之意美而不可負也復請於予夫聚數百人於學訓之以師儒督之以文武大臣其業進士以明乎孔子之所

刪述者什一二耳其餘所誦而習之者非兵書乎所試而策之者非方略乎所操而為業者非馳射之間乎較其勤惰第其工拙月有課歲有賞 國家安不忘危作興材藝以為緩急之用者至矣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以未學軍旅為對其有為之師以饗其祀乎或者不能無疑於此噫孔子大聖也豈以軍旅而不知者盍不觀於夾谷之會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因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及齊使來人以兵劫定公折之以言諭之以理齊卒以汶陽之田歸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軍旅之事莫大於此則知孔子所以不對者以靈公失道而復以此問為不當耳故曰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其無常師此所以為文武之師而通天下宜祀之也與雖然廟之有主古之制也易主為象後世之制也不從乎古而

從後世豈不以升降於斯俯仰於斯者釋弓矢而執籩豆離士卒而親工祝覩道德之容洋洋乎其盛足以作其禮義之勇消其悍戾之氣而君子猶有取乎故為書之

聽鳥軒記

距吳城東三里葑谿之上有封若堂焉者故長洲朱處士叔明之墓也墓之側有屋若舟焉者處士之子顯廬于其墓者也處士既沒顯居喪盡禮鄉人以為孝且葬日哭於墓墓有木百株鳥數十日暮鳴其上不去顯聽之哭益哀或者因題其屋曰聽鳥軒云吳寬曰父子之恩人與鳥同也父子之性人之所通鳥之所塞也而世言鳥生子輒反哺則鳥之通於父子之性者鳥而已然而鳥有口必鳴者也初何與於人人有耳必聽者也亦何止於鳥其鳴也若獨為人而鳴其聽也若獨為鳥而聽者蓋

亦有所相感焉耳夫惟有所相感也故鳴者不鳴之以口而鳴之以意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心則凡鳴乎其前者皆足以動手其中況鳥固鳥之孝者哉是故旦而鳴焉吾聽之戚然而不寔感吾省於親之時也暮而鳴焉吾聽之慘然而不樂感吾定於親之時也其鳴益悲其哀益切則是其啞啞者足以致吾之皇皇其獲獲者足以益吾之望望鳴之者弗止哀之者弗輟孰謂鳥不為人而鳴人不為鳥而聽也哉作聽鳥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孔子生於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為多夫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具於孔氏而司馬遷叙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

十餘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餘人之儔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所在學者紆侈袂曳方履閭閻秋秋視唐尤盛至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子而況為魯之人耶然學者之事其博非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此學校所由設而為親師取友之地舍是雖魯人亦難為賢也今之兗州府故魯地府之西南百八十里有縣曰金鄉故有學旁岱嶽祠金大定間始遷于縣治之東既壞 國朝洪武元年重建復壞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此歲水溢為患而學益壞諸生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僦居於外而教亦弛盛君德汝人也以進士來知縣事敏而有為謂興學養士尤不可

緩則曰其事於府從之初市材營作以居學官屬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為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四月三日興功因在官者役之更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為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費而民不勞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而功迄完凡堂白晝齋舍殿廡門牆以及倉庫庖厨其制一新至所謂墳書臺講文亭射圃之類廢輒修舉不遺餘力蓋自有學以來莫有盛於斯者於是教諭古吳金君銑具書其事抵予求記夫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諸侯略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游於斯者其尚無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為魯之人哉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廢人特祭於寢天子尊
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為廟若夫士於制
既不得為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專意於先世之地此
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為天下之通禮也按其
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
神主夫正寢之東陽位也蓋瀆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
急於事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
為而又不可不為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其宮大
其室以為賓客之樂妻妾之奉子孫之計者皆是語及先世則
漠乎不以為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廈置神主其苟簡至是雖諸
侯大夫或然況乎為士若庶人者哉錢氏在江南為名族其世
代遷徙考於前人之述作可見蓋自吳越忠懿王俶納國于宋

至于今餘五百年子孫業儒而為士務農而為庶如無錫馮橋
之族尤盛者若將仕府君惟常既用朱子之說以祀其先至如
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說是遵
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既沒其子孟濬
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濬以
為懼既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日益眾堂成殆無
所容乃即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于上其下因為藏器物若
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為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誌
於予遂請為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
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季武子許之錢氏之為此舉
其亦禮之變者與蓋爽塏而不汚深廣而有容周旋於斯著存
於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與世之苟簡者異甚雖以為祠也亦

宜乃書以復孟濬其尚安焉孟濬之先曰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生文林處士伯剛伯剛生梅堂處士公達公達生惟常此其四世所得祠者惟常有弟二人曰惟孝惟義父沒而異居諸子曰孟津孟溥輩又各為小宗之祠云

三辰堂記

維 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蘇之易始於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方先生為漢楊何云先生諱異順中其字嘗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後十二年為正統丙辰而其子今贛州守睢字德明者繼之又三十六年為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

復繼之三世榮顯歲適皆在辰人以為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為之記予因歎曰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益於蘇人哉粵自 國初詔行科舉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申至於今日行之皆如制殆三十科于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一二入若陋邦僻邑至未嘗有薦於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難也如此而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獨益於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於一時不若父子相繼之遠況又繼之以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乎益事之來也有自德之發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聞其先有隱德始於其身發之而不及授政以漢後僅以贛州公嘗任御史獲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也惟公昔有嚴憲臺及出守大郡

惠政在人今工部以明敏勤慎為朝廷任用方奉詔行水淮濟間且有利益於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有蒙其澤繼之而益盛者乎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為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為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輒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絕矣金華黃文獻公寔為記其事入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

蓋承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灑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眾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於是澤公領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畀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不能知然嘗觀於其書務為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者每務為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於上者極其護持而不拘以灑禁化於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是固有益於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為焉費於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為戒故有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

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為彼而不為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得月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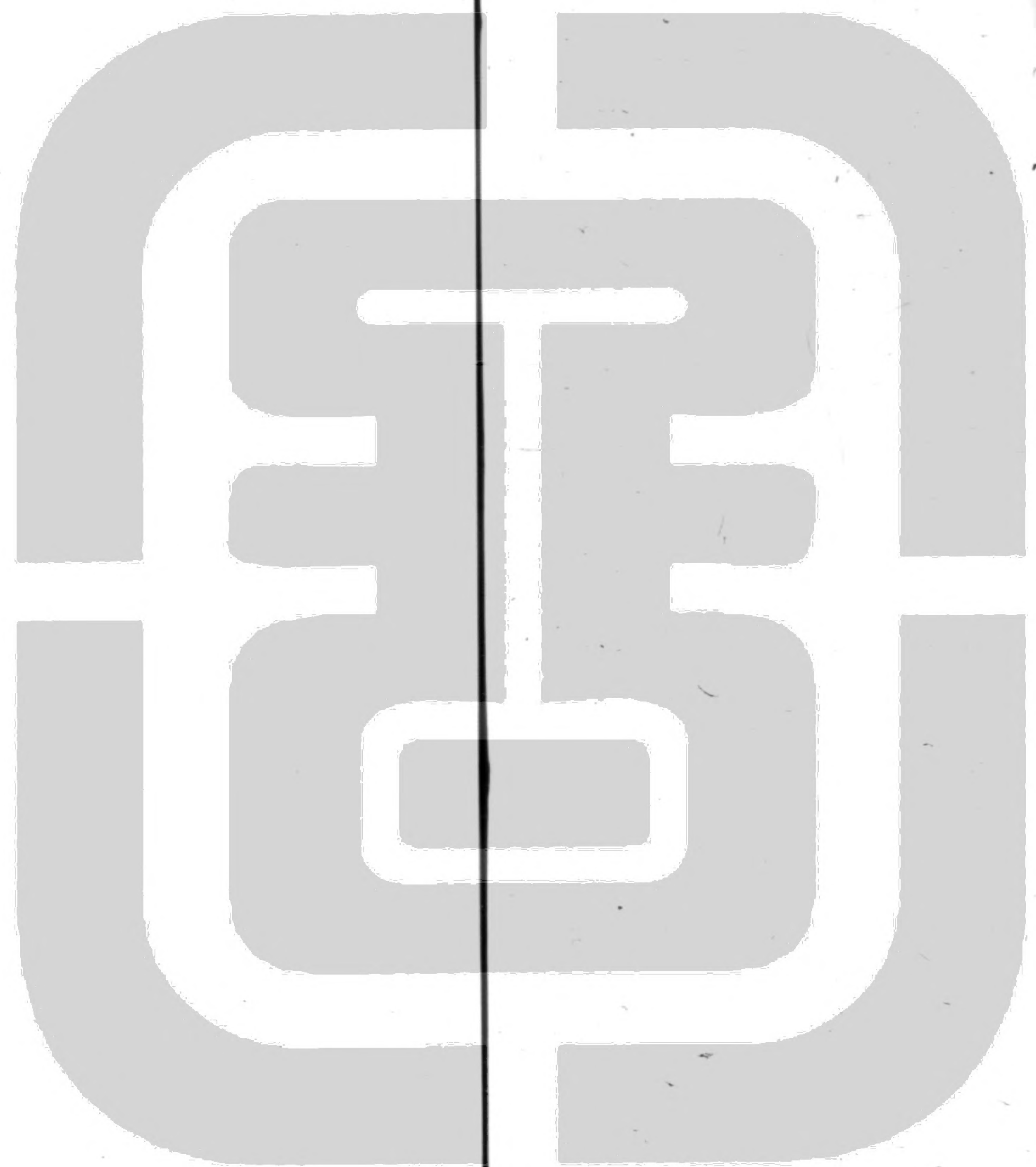
吳縣西五十里有巨浸禹貢所謂震澤是也周職方又曰具區今吳人皆舍之不稱稱必曰太湖嘗觀昌黎韓子有避風太湖七日鹿角之語則指楚之洞庭而言今湖中多山其最大者亦以洞庭號之又山上有地曰角頭土人謂漢角里先生嘗居此其說固無據豈吳楚二水其大相敵故其名相倣耶且山有洞因名不知湖何以名郭景純謂巴陵有地道潛通此山然則楚以名水吳以名山蓋以此與予生未嘗遊楚徒得其偉觀於傳

記詩歌之內而吳固吾鄉也往嘗過友人王翰林濟之水行出胥口適煙雨滿湖初焉山兀兀壓水面已而雲氣瀰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則奇而可玩矣竊意使當良夜月出其間鴈鷺鸞魚龍戲游清風來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萬頃其奇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胤則屬而競秀於空明之際若不相讓濟之之先託以隱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韓港南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既下世其父光化令解組而歸受封就養歲修葺之與宗族賓客登覽以樂濟之因屬予記夫月天下所共有也而必于此曰得月者蓋以惟此可以盡月之奇他雖有之不足為得耳然其奇惟居于此者知之游于此者知之他人不知也光化父子固所知者雖欲告予亦不能也而予又安

能言之

家藏集卷三十四

三



卷一